

《孟子》

公孫丑上·第一章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子誠齊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！」

「或問乎曾西曰：『吾子與子路孰賢？』曾西蹴然曰：『吾先子之所畏也。』」

曰：『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』曾西艱然不悅，曰：『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！管仲得君，如彼其專也；行乎國政，如彼其久也；功烈，如彼其卑也！爾何曾比予於是！』」

曰：「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也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」

曰：「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；管仲、晏子猶不足爲與？」

曰：「以齊王，由反手也。」

曰：「若是，則弟子之感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」

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，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；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，皆賢人也，相與輔相之；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，莫非其有也；一民，莫非其臣也；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

「齊人有言曰：『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』今時則易然也：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；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；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為食，渴者易為飲。孔子曰：『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』

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；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時為然。」

第二章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」

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遠矣？」

曰：「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
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

曰：「有。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撓，不目逃；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。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；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，無嚴諸侯；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『視不勝猶勝也；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為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！』」

「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；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」

「昔者曾子謂子讓子襄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」

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憚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』」

「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

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，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

「告子曰：『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』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」

夫志、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

故曰：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』」

「既曰：『志至焉，氣次焉。』又曰：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』者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

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

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；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」

我故曰『告子未嘗知義，』以其外之也。

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；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長矣！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

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；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！」

「何謂知言？」

曰：「諛辭，知其所蔽；淫辭，知其所陷；邪辭，知其所離；遁辭，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，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

「宰我、子貢，善爲說辭。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

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

孔子曰：『聖，則吾不能；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

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！』

夫聖，孔子不居。是何言也！」

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，皆有聖人之一體；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則具體而微；敢問所安？」

曰：「姑舍是。」

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曰：「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？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

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曰：「否。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！」

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。」

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則同。」

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曰：「宰我、子夏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；汙，不至阿其所好。」

「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』」

「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！』」

「有若曰：『豈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；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！』」

第三章

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。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：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第四章

孟子曰：「仁則榮，不仁則辱。今惡辱而居不仁，是猶惡溼而居下也。」

「如惡之，莫如貴德而尊士。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國家閒暇，及是時明其政刑，雖大國必畏之矣。」

「詩云：『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；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』」

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』能治其國家，誰敢侮之？

「今國家閒暇，及是時般樂怠敖，是自求禍也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！詩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太甲曰：『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第五章

孟子曰：「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，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；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則天下之商，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；關，譏而不征，則天下之旅，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；耕者，助而不稅，則天下之農，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；廛，無夫里之布，則天下之民，皆悅而願爲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則鄰國之民，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能濟者也。如此，則無敵於天下；無敵於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第六章

孟子曰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」

「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：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

「由是觀之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；無羞惡之心，非人也；無辭讓之心，非人也；無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

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

「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，自賊者也；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。

「凡有四端於我者，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」

第七章

孟子曰：「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！矢人唯恐不傷人，函人唯恐傷人。巫匠亦然。故術不可不慎也。

「孔子曰：『里仁爲美；擇不處仁，焉得智？』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；莫之禦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

「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爲役，由弓人而恥爲弓，矢人而恥爲矢也。如恥之，莫如爲仁。」

仁者如射：射者正己而後發；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

第八章

孟子曰：「子路，人告之以有過則喜；禹聞善言則拜。

「大舜有大焉：善與人同，舍己從人，樂取於人以爲善。自耕稼陶漁，以至爲帝，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爲善，是與人爲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」

第九章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；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；立於惡人之朝，與惡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。推惡惡之心，思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將浼焉。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，不受也；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不羞汙君，不卑小官；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；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」

故曰：『爾爲爾，我爲我；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！』

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。援而止之而止；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」

孟子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隘與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」

公孫丑下・第一章

孟子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」

「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而不勝。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；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；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」

「故曰：域民不以封疆之界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；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；寡助之至，親戚畔之；多助之至，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，攻親戚之所畔；故君子有不戰，戰必勝矣。」

第二章

「孟子將朝王。王使人來曰：「寡人如就見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風。朝將視朝，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」

明日，出弔於東郭氏。公孫丑曰：「昔者辭以病，今日弔，或者不可乎？」

曰：「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弔？」

王使人問疾，醫來。孟仲子對曰：「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憂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趨造於朝，我不識能至否乎？」

使數人要於路，曰：「請必無歸，而造於朝。」

不得已，而之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「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；丑見王之敬子也，未見所以敬王也。」

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，豈以仁義爲不美也？其心曰『是何足與言仁義也』云爾，則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堯舜之道，不敢以陳於王前，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。」

景子曰：「否，非此之謂也。禮曰：『父召，無諾；君命召，不俟駕。』」

固將朝也，聞王命而遂不果，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。」

曰：「豈謂是與？曾子曰：『晉、楚之富，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義；吾何慊乎哉！』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，是或一道也。」

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惡得有其一，以慢其二哉？

故將大有爲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欲有謀焉則就之。其尊德樂道，不如是，不足與有爲也。故湯之於伊尹，學焉而後臣之，故不勞而王；桓公之於管仲，學焉而後臣之；故不勞而霸。今天下地醜德齊，莫能相尚；無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

「湯之於伊尹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則不敢召；管仲且猶不可召，而況不爲管仲者乎？」

第三章

陳臻問曰：「前日於齊，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；於宋，餽七十鎰而受；於薛，餽五十鎰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於此矣！」

孟子曰：「皆是也。當在宋也，予將有遠行；行者必以贖，辭曰：『餽贖，』予何爲不受？當在薛也，予有戒心；辭曰：『聞戒，故爲兵餽之』，予何爲不受？

「若於齊，則未有處也。無處而餽之，是貨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？」

第四章

孟子之平陸。謂其大夫曰：「子之持戟之士，一日而三失伍，則去之否乎？」

曰：「不待三。」

「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！凶年饑歲，子之民，老羸轉於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」曰：「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。」

曰：「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，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。求牧與芻而不得，則反諸其人乎？抑亦立而視其死與？」曰：「此則距心之罪也。」

他日，見於王曰：「王之爲都者，臣知五人焉；知其罪者，惟孔距心。」爲王誦之。王曰：「此則寡人之罪也。」

第五章

孟子謂蚺鼃曰：「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，似也；爲其可以言也。今既數月矣，未可以言與？」

蚺鼃諫於王而不用，致爲臣而去。

齊人曰：「所以爲蚺鼃，則善矣；所以自爲，則吾不知也。」

公都子以告。

曰：「吾聞之也：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；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。我無官守，我無言責也。則吾進退，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？」

第六章

孟子爲卿於齊，出弔於滕，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。王驩朝暮見，反齊滕之路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。

公孫丑曰：「齊卿之位，不爲小矣；齊滕之路，不爲近矣；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夫既或治之，予何言哉？」

第七章

孟子自齊葬於魯，反於齊，止於贏。

充虞請曰：「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事。嚴，虞不敢請；今願竊有請也：木若以美然。」

曰：「古者棺槨無度。中古棺七寸，槨稱之，自天子達於庶人；非直爲觀美也，然後盡於人心。不得，不可以爲悅；無財，不可以爲悅；得之爲有財，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爲獨不然？且比化者，無使土親膚，於人心獨無慼乎？吾聞之也：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。」

第八章

沈同以其私問曰：「燕可伐與。」孟子曰：「可。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，而子悅之，不告於王，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；夫士也，亦無王命，而私受之於子；則可乎？何以異於是？」

齊人伐燕。或問曰：「勸齊伐燕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未也。沈同問：『燕可伐與？』」

吾應之曰：『可。』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：『孰可以伐之？』則將應之曰：『爲天吏，則可以伐之。』今有殺人

者，或問之曰：『人可殺與？』則將應之曰：『可。』彼如曰：『孰可以殺之？』則將應之曰：『爲士師，則可以殺之。』今以燕伐燕，何爲勸之哉？」

第九章

燕人畔。王曰：「吾甚慚於孟子。」

陳賈曰：「王無患焉。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？」

王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」

曰：「周公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。知而使之，是不仁也；不知而使之，是不智也。仁、智，周公未之盡也；而況於王乎？賈請見而解之。」

見孟子，問曰：「周公何人也？」

曰：「古聖人也。」

曰：「使管叔監殷，管叔以殷畔也，有諸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

曰：「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？」

曰：「不知也。」

「然則聖人且有過與？」

曰：「周公弟也，管叔兄也。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？」

「且古之君子，過則改之；今之君子，過則順之。古之君子，其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民皆見之；及其更也，民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豈徒順之，又從爲之辭。」

第十章

孟子致爲臣而歸。

王就見孟子曰：「前日願見而不可得，得侍同朝，甚喜。今又棄寡人而歸，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？」對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

他日，王謂時子曰：「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，使諸大夫國人，皆有所矜式。子盍爲我言之？」

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。

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，孟子曰：「然；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？如使予欲富，辭十萬而受萬，是爲欲富乎？」

「季孫曰：『異哉，子叔疑！使己爲政，不用則亦已矣，又使其子弟爲卿。』」

人亦孰不欲富貴？而獨於富貴之中，有私龍斷焉。」

「古之爲市者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賤丈夫焉，必求龍斷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；人皆以爲賤，故從而征之。征商，自此賤丈夫始矣。」

第十一章

孟子去齊，宿於晝。

有欲爲王留行者，坐而言；不應，隱几而臥。

客不悅曰：「弟子齊宿而後敢言，夫子臥而不聽，請勿復敢見矣！」

曰：「坐。我明語子。昔者魯繆公，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詳，無人乎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

「子爲長者慮，而不及子思；子絕長者乎？長者絕子乎？」

第十二章

孟子去齊，尹士語人曰：「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，則是不明也；識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則是干澤也。千里而見王，不遇故去。三宿而後出晝，是何濡滯也！士則茲不悅。」

高子以告。

曰：「夫尹士惡知予哉！千里而見王，是予所欲也；不遇故去，豈予所欲哉？予不得已也！」

「予三宿而出晝，於予心猶以爲速；王庶幾改之。王如改諸，則必反予。」

「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，予然後浩然有歸志。予雖然，豈舍王哉？王由足用爲善；王如用予，則豈徒齊民安，天下之民舉安。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！」

「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？諫於其君而不受，則怒，悻悻然見於其面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？」

尹士聞之曰：「士誠小人也！」

第十三章

孟子去齊。充虞路問曰：「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』」

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歲矣。以其數，則過矣；以其時

考之，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？吾何爲不豫哉！」

第十四章

孟子去齊，居休。公孫丑問曰：「仕而不受祿，古之道乎？」

曰：「非也。於崇，吾得見王，退而有去志；不欲變，故不受也。」

「繼而有師命，不可以請，久於齊，非我志也。」